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49 (Resumption 2)
30 Sept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四九次会议(复会二)逐字记录

1999年9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范瓦尔纍姆先生	(荷兰)
成员国:	阿根廷	彼得雷拉先生
	巴林	布阿莱先生
	巴西	科代罗先生
	加拿大	福勒先生
	中国	沈国放先生
	法国	特谢拉·达席尔瓦先生
	加蓬	蒙加拉-穆索特斯先生
	冈比亚	法尔先生
	马来西亚	卡迈勒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兰诺夫斯基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奇蒙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明顿先生

99-85973 (c)

1999年9月29日星期三下午6时20分会议暂停，
1999年9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人是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小多明戈·夏松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夏松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赞扬你,特别是贵国家为非洲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所作的承诺。

我赞赏秘书长关于非洲所作报告的坦率态度。他的报告是毫无保留的。他的这种报告能够促使我们反过来也不加保留。

菲律宾与非洲有类似的遭受殖民的历史,我们的人民也应是多元的,我们的领导人也犯过错误,我们的国家也受过世界大国的操纵。我提出这些相似的情况并不是要把非洲的问题过于简单化。相反,我要强调我国尽管距离非洲很远,并且面临着本身的挑战,但还是作出承诺,愿与其他所有方面一起为在非洲争取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菲律宾赞扬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外交部长于 1997 年 9 月 25 日所作的决定,即决定审议是否需要作出国际性的一直努力,以便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并高兴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已经采取适当的行动,响应秘书长在关于非洲冲突的起因以及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 A/52/871 号文件中所作的建议。

旨在防止武装冲突的各项努力必须继续将重点集中在那些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的非洲地区。同时,国际社会必须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196(1998)和第 1197(1998)号决议,这两项决议的目的是要加强对冲突地区实行武器禁运的效果以及非洲国家本身的维持和平能力。这些是走向正确方向的步骤。这些倡议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必须愿意建立法律制度,以便惩罚——比如通过制裁惩罚——那些继续向非洲地区输入超过非洲国家合理的国防需要的武器的人。我们必须以我们所有的创

造性精力来努力制止小型武器的流动。非法小型武器贸易及其经费和利润的流动常常是通过贿赂和腐败促成的。我们必须愿意利用一切手段,采取一切措施制止小型武器的流动,以及小型武器贸易得到的不义之财。应当认真地考虑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减少在以援助经费采购物资的方面发生腐败现象而作出的倡议,并将这种倡议运用于小型武器的非法贸易问题上。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本身应当审议这些措施。于 2001 年举行的关于小型武器与轻型武器的国际会议也必须审议这些方式,作为防止小型武器扩散而可能采取的措施。

如果制止武器扩散的工作能配有还有建立信心的倡议,那么这项工作就最有可能取得成功。联合国应当推行集中注意所有有关方面问题的战略,鼓励有关的非洲国家将其对非洲的稳定与繁荣所持有的共同利益放在中心地位。

主要的区域行动者必须参与正考虑将采取行动的措施,并实际地参与实施这些措施本身。在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说的话:在需要和平进程的时候,联合国就需要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一起发挥作用,来帮助创造这一进程。非统组织以及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等非洲的区域机构在解决非洲冲突,以及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方面能起的作用再强调也不会过份。

向冲突受害者提供援助是在道义上必须做的一件事,必须作为对旨在解决冲突的措施的一种补充来进行。虽然人道主义援助是立即做出的一种反应,但同时它也是为完全恢复、重建和发展而采取的一个必要步骤。人道主义援助不仅应该不带任何政治色彩,而且必须尽可能为冲突后的发展打下最初的但却是坚实的基础。

另一项及其重要的内容是加强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为发展调动充分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很多非洲国家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方发展援助获得发展基金。不应中断或减少向非洲国家提供这种外来资金。我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说的以下的话:最近年对非洲援助的大幅度削减损害了,而不是帮助了现在非洲正在

整个大陆上做出的实施困难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努力。

非洲的挑战是对我们国际社会的所有人的挑战。但非洲人民应该首先对这些挑战作出坚决的反应。

善政是在非洲建立持久和平和促进进步的一个关键基础。在考虑统治者在被统治者中是否有政治合法性时,善政应该是唯一标准。善政必须建立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重要原则基础上。

我与很多非洲人一道工作过,我看到他们对本大陆的和平与发展的努力追求与承诺。我知道,非洲人准备决定性的把握自己的未来。出于以上认识,在我从 1985 年至 1993 年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总干事时,我支持了一项非洲工业发展特别方案,并注意确保该方案承认非洲人民本身的重要作用。

做为这个方案的一部分,工发组织下个月将在与非洲统一组织、非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和非洲开发银行合作下使非洲领导人和企业集团在塞内加尔达喀尔聚集,以便与投资国的政府和私营企业代表会面。有关方面的希望是,这次会议将能进一步加强在非洲结成有成效伙伴关系和进行投资的基础。

为使民主和善政能够获得成功,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有必要向非洲提供充分的发展资金。我们必须为促进非洲发展的新倡议,例如《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注入新的活力。

联合国各机构应加强在非洲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赞扬促进和协调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的开发计划署区域活动“非洲企业”;国际劳工组织在该大陆很多地区的创造就业机会活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国际贸易中心在贸易部门中的援助活动;工发组织在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建立更清洁的生产中心的援助;以及工发组织的非洲工业化联盟。

虽然多数非洲人现在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但需要做更多的事以确保民主继续兴旺发展。世界的民主国家可以通过采取能够推动非洲经济的措施为它指明道路。我

赞扬美国国会正在采取行动通过非洲贸易法案,该法案将为非洲提供与《加勒比海盆计划》中所包含的类似的优惠待遇。美国参议院下月将就这个法案进行关键性的投票。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事和说的话将会起某种作用,鼓励该非洲贸易法案最终通过成为法律。

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谋求解决非洲的难以维持的外债负担。秘书长指出,为解除非洲的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而采取的任何重大措施都需要在最高一级采取一致行动。

国际社会已表明愿意处理这个问题。我特别希望,科隆倡议将转化为具体行动,为负债沉重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提供持久的解决办法。

然而,任何国际行动都必须考虑到非统组织的债务行动框架。这个框架呼吁达成一项国际协议在合理的短时期内,在欧洲全面经济改革的范围内取消非洲最贫穷国家的全部债务。

作为个别国家,我们必须通过把它们做为国际社会的兄弟成员与它们交往来鼓励非洲的稳定和发展。

就我们而言,菲律宾已加强它与非洲的交往。我们继续通过外交人员保持我们的存在,我们还继续与非洲的更多国家建立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正式化。我们希望,通过加强我们的关系,我们将不仅鼓励共同增长,而且还将共同分享我们的民主和自由传统。菲律宾处在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运动的前线。我们通过直接经验知道,在受旧传统影响的情况下向前迈步是多么困难。

然而,我们知道,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可以共同取得很大成就。我们的运动现在必须加强它在非洲的活动。菲律宾将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秘书对我国说的客气话。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卢旺达外交和区域合作部长奥古斯丁·伊亚穆雷米耶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伊亚穆雷米耶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因为你对我们的大陆所给予

的注意,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表示赞扬,并通过你向你的国家致以敬意。我们卢旺达人可以证明你的国家为帮助卢旺达从种族灭绝屠杀中恢复所提供的巨大援助。你的国家所召集的这次安理会会议也是这方面的证明。

我还祝贺联合国秘书长提交这个出色的,非常全面的报告。

此外,我对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昨天所做的发言表示敬意。

我很高兴能够代表我国向安理会简短的介绍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并请国际社会支持我们为建立持久和平和使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势头而作出的努力。

卢旺达安全与和平的局势如何?我自豪地告诉安全理事会:我国已解决了影响其安全的两个重大问题:种族灭绝已经停止,几乎 300 万难民已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下返回。我们极为感谢向我国表示声援的所有友好国家。

我借此机会告知国际社会:目前在卢旺达全境建立了和平与安全。然而,种族灭绝的力量,帮派民兵和前武装部队比以往更加活跃。他们靠其同盟而获得重型武装,受前政客及前扎伊尔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指导,他们都是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这些罪恶的力量只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公认目标:在卢旺达完成种族灭绝、在整个次区域确立种族灭绝的做法并消灭所有不赞成他们的意识形态者。

过去,我们多次提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我们不断提出各种事实,然而国际社会并未倾听我们。今天,我再次告知国际社会:同样这些罪恶的力量在此刻正在卢旺达周围徬徨,准备恢复其在大湖区的灭绝和破坏稳定的可恶工作。

我紧急呼吁安全理事会确保在卢萨卡签署的《停火协定》受到有关各方的严格遵守。该协定有两个重要条款为其骨干:一个涉及有关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刚果内部政治谈判;另一个涉及殷寻包括已合并入刚果民主共和国军队的民兵在内的武装集团并解除其武装。卢旺达将在执行该协定方面保持警惕,我们

希望国际社会将帮助我们。《卢萨卡协定》带来和平;它的失败会产生灾难性影响。

我想援引该协定的一个条款,以提醒人们注意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其他签字者对联合国的期望: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并同非统组织合作采取行动,将被要求组成一支适当的维持和平部队,为其提供便利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以确保该协定的执行;而且在考虑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特殊情况下,命令维持和平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搜寻一切武装团体。在这方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为维持和平部队规定必要的权限。” (S/1999/815,附件第 11a 段)

就我国而言,“武装团体”除其他外意味着种族灭绝力量和帮派民兵。

卢旺达如何处理受害者与行刑者挨在一起生活的微妙和不幸的情况?卢旺达人民尽管对种族灭绝记忆犹新,但很快学会了象他们以前那样重新在一道生活。对这一情况的解释基本上是:新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各级负责者决心宣扬相互容忍、和解与尊重他人。我们的口号是:“谁也没有权利自行执法。卢旺达没有躲避惩罚之地。不会再有了。”

卢旺达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前,那些熟悉这一历史者知道:卢旺达人口的三个组成部分始终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和习惯,在同一山丘上挨在一起生活、相互通婚——简言之,一个享有同一文化的人民。殖民主义没有加强这一宝贵的资产,却促成了我们社会的解体和制度化的种族分裂。

过去,我们人口中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从未有过种族灭绝的想法。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翻过去的老帐,而是强调卢旺达由于它现在的良好领导层及国际社会的帮助而正重建自己的社会结构,并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和解与民族团结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在这方面,团结和民族和解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已在运作。

我国还在很多其他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例如司法、社会领域、人权、妇女地位、民主、经济和发展等。

最后,对于我们在刚果的存在,我要告知安理会关于我们次区域冲突的根源。大湖区各国不稳定的唯一根源人所共知,并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所完全认知。《卢萨卡停火协议》明确承认,包括帮派民兵和前扎伊尔武装部队在内的各种民兵主张和实行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是整个区域不安全的根源。国际社会能够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促成该协定彻底执行。

国际社会知道,如果它不积极推动打击该次区域的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并打击对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情况轻描淡写的耸然出现的知识修正主义,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将受到威胁。因此,卢旺达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全神贯注于执行《卢萨卡协议》的必要和意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卢旺达外交与区域合作部长对我国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及国际合作部长、尊敬的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奎特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这次在安全理事会就一个对非洲关系重大的问题发言的机会。主席先生,坦桑尼亚极为荣幸地看到贵国总理领导了我们昨天的讨论。

他出席有助于突出显示你们国家对非洲发展的关心和承诺。而且我们可以期望,这也有助于重新恢复我们对寻求非洲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集体承诺的活力。我们还要赞扬秘书长,他对他早些时候关于冲突的原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的执行情况提出了一份进展报告。

对秘书长 1998 年发表其早些时候的报告以来所发生的事态发展进行评估是及时和紧迫的。今天,非洲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其中最大的挑战仍然是维持和平和稳定,并寻求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其目标尤其放在必须根除贫困上。

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非洲一直没有屈从于命运。近一个时期以来,非洲领导人日益带头处理发展和冲突问题。各分区组织已经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的保护伞下建立起它们各自的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

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除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但人们已日益承认非洲必须就寻找非洲问题的解决办法承担起某种责任。

在这一方面,由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作为中间人安排的 1999 年 7 月 10 日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萨卡停火协定》已经缔结。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如果刚果及其邻国的人民想获得持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话,需要我们提供集体支持。因此不仅希望安理会继续提供支持,而且这些支持还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赞扬安理会通过派遣《卢萨卡协定》所规定的维持和平部队来支持该进程的承诺。重要的是,维持与该分区和参与该冲突的有关各方的合作和对它们提供支持,以防止和平进程失败。

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所有方面的同意,正如该协定所体现的那样,安理会必须加速部署监察员、观察员和维持和平人员。我们承认关于执行方式的某些内部安排仍有待于最终作出决定。但这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阻碍联合国履行其职责。这些事项在我们在执行阶段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将得到落实,这将需要大量的资源支出。我们促请安理会提供所需的财政支持,而且我们希望它将会提供这些支持。

上星期,我国总统本杰明 · W. 姆卡帕先生阁下在对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指出,由本区域发起、并在姆瓦利穆 · 朱利叶斯 · 尼雷尔的帮助下实施的布隆迪和平进程正在阿鲁沙顺利执行。它还表示了下述希望,将于 11 月 1 日举行的下一轮对话将解决某些棘手的问题,以便尽快达成和执行《和平协定》。我重申我国总统的呼吁,要求国际社会继续敦促有关各方充分参与和平进程。这是一项我们甚至会继续向安理会发出的吁请。

在安哥拉,曾经是充满希望的和平进程现在已经失败。约纳斯 · 萨文比不仅藐视安哥拉人民的意愿,而且还藐视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尤其是安理会的意愿。与此同时,无辜的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继续因一个人的不妥协立场而死亡和遭受苦难。安哥拉的人道主义悲剧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萨文比及其派系。为什么允许萨文比藐视整个世界,尤其是安理会,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和

整个国际社会协助结束萨文比的不妥协立场。由于萨文比的凶残,非洲已将他作为战争罪犯加以谴责。安理会应同样这么做并下决心采取具体措施对他的行动和对他顽固的不妥协立场进行清算。这的确是对联合国,尤其是对安理会的藐视。

此外,非洲统一组织已对解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即使在我们继续促请有关各方实行克制和执行非洲统一组织和平计划的时候,我们仍希望非统组织框架协定将成为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持久和平的触媒。同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塞拉利昂和平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在索马里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应该受到欢迎,因为我们欢迎给利比亚人民带来了如此多的伤害和痛苦的旷日持久的洛克比危机的解决获得了突破。我们赞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表示的灵活性以及当时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非统组织关于取消对利比亚制裁的吁请。

当非洲作出努力并拨出资源用于维持和平行动时,他显然面临着对其维持和平行动能力的挑战。因此毫无疑问,非洲需要更多的切实支持以建立其能力,使其能够在预防冲突中并在需要时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我愿强调的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寻找与非洲区域主动行动开展合作和对它们提供支持的更佳办法和方式。经验显示,现有的支持机制,诸如信托基金和待命安排,是不够的,而且正在日益失去效力。因此安理会必须严肃地研究如何才能制定出更好、富有效率和具有更多资源的安排。这种安排也将允许更广泛的参与,尤其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参与。

非洲的冲突显然为军火商们创造了一个现有的市场。情况还不仅仅如此,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武器的流入受到更多限制的话,这些冲突的加剧本会受到遏制。这些武器蹂躏了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它们侵吞资源造成死亡、痛苦和苦难,而没有带来繁荣。无辜的平民继续因这种不道德的贸易而深受苦难。这种贸易只会带来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我们必须谴责军火商,正如我们谴责那些在非洲使战争没完没了地打下去的人一样。

坦桑尼亚显然很痛苦地了解了冲突局势和难民之间的关系。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1999 年 1 月的报告,非洲盛行的冲突已造成了 720 万的难民。这一数字并不包括数百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这是一幕悲惨的人间悲剧。坦桑尼亚目前接待了至少 89 万难民。这一数字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难民营中接待的难民、在难民安置点接受的难民和那些由当地人口接待的难民。这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承担着巨大的债务负担和必须应付重大的债务挑战,我们还得努力应付这一令人畏缩的任务时,在这种情况,压力就更大了。

即使面临着这种巨大的挑战,我们继续耐心地承担着难民负担,以及它对东道国当地社会的深远影响。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拒绝任何逃命的人进入我们国家和向他们提供避难场所,而且我们从没有就那些试图在我们国家避难的人的配额讨价还价,但我们的人民正在日益忧虑我们所承受的过重负担。但是,我们仍接纳他们,这不是因为他们是非洲人,而是作为一种——非洲方式的人道主义姿态,我们还把接纳他们视为我们的国际义务。

但也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国际支持,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目前作出的牺牲。我应在这里再次重申我国总统的呼吁,即吁请大家给我国政府的各项努力和花费的资源, 以及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在坦桑尼亚工作的其他救济机构提供更大支持。

坦桑尼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虽然难民是冲突的产物,但他们也经常是冲突恶性循环的潜在根源。我们有时惊讶地获悉有人指责我国成为难民营内那些一心推翻其祖国当局的各种分子的温床:一个善意被滥用的范例。

难民问题十分重要,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至少在非洲没有被当作人道主义问题而予以足够注意。但是,这个问题仍是一个给东道国国内和该区域造成严重破坏稳定影响的问题,是一个激化大陆各冲突的因素。我们不能挑选我们应援助的对象。我们集体努力的合法性在于我们对个人尊严和价值抱有共同信念。

虽然毫无疑问,只有廉政、人权和真正的民主才能制止公民流向国外,及其由此产生的问题。支持必要的政府体制和法制仍是成功、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还要强调的是,没有而且也绝不能认为非洲生来就不稳定并因冲突而四分五裂。秘书长在目前的进度报告中注意到,廉政、负责、透明度和法制都正在各非洲区域取得进展。我们完全同意他在报告(S/1999/1008)第 97 段所表达的观点,

"外部世界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已经提出的大部分呼吁正在变为现实。"

非洲不需要更多的规劝。非洲需要在加强其政府体制和法制方面得到支持。它所需要的是更具体的资源,以便使它能够有意义地奉行它自己选择的行动方针。

秘书长在其关于非洲冲突起因的报告中,非常正确地把贫穷确定为冲突的根源。撒南非洲的冲突大都局限在高文盲率和人均收入不超过 260 美元的国家,这绝非巧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制订援助非洲克服目前困难的战略时,铭记其债务负担是减轻贫穷的障碍之一。虽然我们欢迎捐助界采取各种减免债务的主动行动,但如果要对贫穷产生影响,就必须采取各种意义深远的措施。

必须把铲除贫穷作为防止冲突战略的一部分加以处理,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勿庸言,我们各国都在国内为促进这项工作作出了大量努力。其范围从旨在增加国内发展资源的具体措施,到赋予我们人民和社区权力,以便参予制订和管理各项促进可持续发展方案。从事这项工作经常遇到很大的政治风险,但人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相信创造促进投资和发展的有利国内条件主要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当地创造有利的物质条件,将大大促进投资和援助,而从长期看,这样做将使援助失去其必要性。我们还应帮助非洲发展经济,把它作为易爆发冲突区域的模式。但是,非洲不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承担这项巨大任务。我们宽宏大量地承认人们在这里和其他很有意义的论坛表达的最佳意愿。但是,人们经常注意到,最佳意愿和善意必须同提供充足资源有效地同非洲大陆的贫穷作斗争相匹配。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104 段正确地指出,

“亟需就债务问题采取果断的行动。”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最后,坦桑尼亚欢迎安全理事会关切非洲问题。我们希望本次对话不辜负目前产生的期望。我们还认为,非洲局势必将得到扭转,非洲的繁荣将不仅给非洲,而且也给整个国际社会创造机会。我们大多数国家今天都在努力工作,以便愈合种族分裂的创伤、照顾难民、建设文明社会并建立真正民主的体制。我们大多数领导人和人民现在都明白,我们各国的前途取决于贸易、科学和技术。许多国家都在努力确保廉政和透明度,并进行体制改革。为此目的取得的进展也许不象我们可能希望的那样迅猛,但我们应该为非洲和我们大家分享的人类尽量提供援助。

目前是非洲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非洲将是我们大家的一种可靠投资。非洲有巨大的前景和潜力。不认真考虑这种前景和潜力就是在采取不仅不利于非洲,而且也不利于国际社会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对我国所说的友好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牙买加代表的信,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对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林斯先生(牙买加)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多哥外交与合作部长约瑟夫·科库·科菲戈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菲戈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在安全理事会根据秘书长昨天上午就非洲大陆现状提出的报告再次审议非洲局势时,在安全理事会面前发言。

首先,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贵国荷兰在此特别繁忙之际以最杰出方式主持安理会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同样,我还要特别赞扬秘书长提交其进度报告,该报告阐明了一年多来采取的各项步骤。这再次表明秘书长一直关心非洲,不幸的是,非洲仍在努力克服各种困难。

秘书长在其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份报告(S/1998/318)中,阐明了非洲大陆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应给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基础的各项基本原则。

他呼吁非洲国家采取必要步骤实现民主与法治,进行改革促进善政和妥善管理公共事务。他还敦促国际社会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支持它们维持与巩固和平的倡议。

报告发表后,安全理事会包括在一个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工作组的协助下,对报告中的建议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分析已导致安理会成员严肃思考各种问题,并作出重要承诺声明。因此,我们欢迎安理会支持区域和次区域倡议,及有力支持加强非洲国家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输入非洲和在非洲境内非法流通的能力。

在 1998 年 9 月 24 日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后发表的主席声明中,安理会请所有会员国和有关组织提供必要的财政和技术支助,以加强非洲现有区域和次区域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安全和解决争端的安排。

此外,安理会主张加强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合作。正如人们可见,现在展开的进程是一项令人鼓舞的进程,它提供了一些乐观的理由。希望它能带来具体步骤,使非洲能够坚决地走上进步与发展的道路。

这方面我们应该记得,根据安理会第 1170(1998)号决议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应在下一年评估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进展情况。秘书长最近的进展情况报告和在主席你的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证明对我们大陆非洲的重视的提高,我们愿表示赞赏。

自从昨天以来大家已就非洲国家谈了很多,因此我仅向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和通过昨天代表非统组织主席发言的非统组织主席代表,向非统组织主席,以及对局势作了充分评估,并且提出办法支持目前正在展开的各种倡议的其他代表表示敬意。

在非洲许多地区,民主选举正逐渐成为规律而非例外。善政、透明度和以法治

国现在正缓慢但稳健地在本大陆所有各地区建立。过去几年中,非洲解决冲突的机制也有了重要的发展。

既然比我更权威的人士昨天已谈了全非洲的问题,这里我仅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西非经共体正在努力加强它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该机制的建立是加强西非预防性外交及重建和维持和平能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使西非经共体能应付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的危机局势,虽然这些努力成功的程度有不同,但仍然相当有效。

让我借此机会再次表示,西非经共体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现任主席,我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先生感谢安全理事会对维持我们这一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长期重视。

冲突后局势的管理是我们应该侧重的另一事项,因为在非洲,战争后时期常常得不到适当管理。在许多情况下,冲突各方已储存大量武器,这些武器常赏被无控制地散发,因此可能促成敌对行动的恢复。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建议的基础上,支持有关国家执行它们的缴械、遣散部队和重返社会的方案。它也应该在重建和恢复方面,立即响应它们的长期需要。

这方面我欢迎秘书长在他最近关于塞拉利昂的报告中提议,根据《洛美和平协定》,在该国设立一支联合国部队。我认为,安全理事会会授权迅速部署这支部队。根据它将得到的授权,该部队将帮助塞拉利昂政府执行缴械、遣散部队和重返社会的计划。

让我回顾,今年 5 月,因部队部署的拖延,曾给几内亚比绍局势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我们强烈希望,有这一经验教训,有刚才作出的在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下加强塞拉利昂维持和平部队的承诺,能在该国尽早部署。

几内亚比绍曾期望至少部署 1 500 人的部队。在法国的帮助下,已部署了 600 人。在高度紧急的情况下,在局势恶化时,这些装备不良的部队不幸束手无策。因此

毫无疑问,目前提出的有关塞拉利昂的倡议将帮助减轻塞拉利昂政府最近就该方案的执行所表达的有理由的担心。塞拉利昂的和平必不可少,因为这方面的任何拖延将对已经因为难民流入而承担沉重负担的几内亚局势和已经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利比里亚产生不利影响。

迄今作出的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努力虽然可嘉,但是,它们自然不能解脱国际社会或者安全理事会的责任,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给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西非的公众舆论认为,国际社会往往主要依靠正在进行的区域努力,但不提供充分的支助。我们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仍然薄弱,设法解决区域冲突的负担对我们的国家预算,对我们的教育方案等等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国际社会不应将其为数不多的对非洲国家的财政和后勤援助作为不介入该大陆的借口。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洲将继续需要后勤支助和财政资源,尤其如果它想成功重建和维持和平。

此外,最近几乎在非洲各地发生的冲突已显示出历史,甚至语言上的考虑因素会如何使解决冲突的区域努力复杂化。在这些情况中,有时必须在联合国的直接参与下才能维持和平。

鉴于这些要求,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危机和冲突局势都得到平等关注。昨天,我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评论,他说:“痛苦是不分肤色的”。

9 月 21 日,奇卢巴总统在向安理会作有关大湖区局势的情况简报时,也强调了这一点。他正确地指出,国际社会在处理与非洲有关的问题时,费用问题向来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几乎成了联合国有效参与的一个障碍。我们希望目前的行动和今后的主动行动将会有助于扭转这种排斥非洲的趋势。非洲所要求的只是各方支持它努力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多哥外交和合作部长对我国代表团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外交国务部长瓦孙德哈拉·拉热夫人。我现在

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热夫人(印度)(以英语发言):尽管秘书长所提议的部长级会议将在明年举行,但我欢迎有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就非洲问题发言。我们印度与非洲大陆有着密切的历史性联系。秘书长 1998 年 4 月发表的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向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进行总结的时候了。秘书长在他的进度报告中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在去年说过,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大多数问题都超出了安全理事会的任务范围。然而,鉴于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将讨论非洲所面临的总体挑战——哪怕只是为了正确认识冲突与安全的问题——我还将提到报告中所突出强调的那些理应由其他方面而非由安理会负责采取行动的问题。

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该报告在关于应付冲突局势一节中所建议的适度的实际步骤。我们都同意,作为一项不局限于非洲的一般原则,避免采取互相对抗的调停努力总是明智的;有时,这导致调停者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而又反馈到冲突之中。联络小组和特别会议也许会有帮助,不过从定义上讲,它们只有在冲突当事方愿意对话的时候才有作用——才应设立。

我们参加了因特拉肯进程,并希望有针对性的制裁能够起作用。我们认为,这一行动的侧重点应是减轻制裁对非洲和其他地区无辜者的影响,而不是减轻执行金融制裁措施的国际银行的行政负担。在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相关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正如今年早些时候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份报告(E/1999/16)所指出的那样,非洲的资金出现了大规模外流,1982 年至 1991 年期间的估计量约为 220 亿美元;从那时以来,外流的资金数额更为加大,它们是腐败行为导致的结果,而且这些资金已经流入发达国家的银行。秘书长的报告要求采取措施,遏制非洲的腐败现象。但是,正如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已清楚说明的那样,非洲紧急而且迫切需要拿回这些资金。为了达到这一点,它需要这些银行所在的外国政府的支持。假如贿赂所得能够安全地藏匿到国外,那么就不可能把腐败行为完全杜绝。

我们注意到,秘书处正与非洲国家协作,把违反安全理事会武器禁运的行为确定为国家立法下的一项刑事罪行。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办法,不过,由于非洲冲突中所使用的大多数武器都产自其他大陆,随后出口到那里的,而且人们常常完全清楚它们将被那些受到禁运制裁的人使用,因此,除非武器出口国家实行同样严格的法律控制措施,否则非洲国家所颁布的任何立法都将是无效的。

关于把购买军火费用减至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5%的问题,该报告指出,非洲的许多国家都认为,这将很难实现。同样,从定义上讲,这也不是能够普遍同意的一个数字。

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报告没有谈到雇佣军问题。人们已十分清楚的是,雇佣军是使目前一些冲突持续存在的因素,他们实施了可怕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而且积极地为非洲的交战对手卖命。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自非洲大陆以外最近刚裁减了军队的国家。同样,这是非洲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它的解决不取决于非洲人。

报告中漏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困扰非洲和非洲安全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在最近于阿尔及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非洲领导人承诺努力制定一项打击所有形式恐怖主义的国际和全球公约。我们欢迎并支持这项呼吁。

我们欢迎作出国际努力,加强非洲的维持和平能力。在我们今年 3 月于新德里主办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会议上,各方大力强调了在非洲的维持和平。我们为确保非洲的广泛参与作了特别的努力,并相信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经历。我们为联合国在非洲发起的几乎每一项维持和平行动作了我们的贡献。我们将继续致力于那里的维持和平努力。

非洲的维持和平能力正得到发展,但这不应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借口,放弃其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并以维持和平行动需要额外资源,而且维持和平人员面临人身危险或者这些行动将耗时过久为理由,拒绝在非洲建立维持和平行动。世界所有区域都应该得到平等而且同样透明的对待。非洲理应得到的不仅只是在此类

辩论中受到安理会的注意,而是在任何必要的时候迅速派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一节所提出的多数要点都是概括最近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报告(S/1999/957)内所提出的建议。我只想说,我们在本月份早些时候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S/PV.4046,Resumption I)详细解释了我们为何认为这些建议需要更细致的审查,而且不应作为行动的依据。

总之,除非国际上采取具体努力,有效地处理各种根本问题,否则安全理事会为非洲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欠缺的;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发展是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基本条件。在过去的一年里,非洲的情况如何?联合国系统所提供的数字是令人困惑的。

今年就非洲经济和社会状况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年度概要将其 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定为 3.3%,1997 年则为 2.9%,这个增长率是世界所有地区中最高的。概要报告说,33 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由 1997 年的 2.4%提高到 1998 年的 4.1%。这个数字令人振奋,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编写的《1999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则宣称,非洲的增长由 1997 年的 2.7%下降到 1998 年 2.5%。我们希望联合国的评估不会相差如此之大?否则,会员国将难以判断客观局势。

要想提出有意义的建议,我们需要将问题分解开来;西部、东部和南部非洲都面临极其艰难的时刻,但在这些地区内,按照《概览》,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内国家的状况相当好,一些国家 1998 年的增长率为 4.9%,还有一些国家为 5.5%。显然,我们需要在其他论坛处理非洲国家和分地区的具体需要,帮助它们按照当地的条件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我们感到失望的的是,关于建立持久和平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报告的第三节,谈论善政的问题要比谈论促进增长的实际措施详尽得多。针对被治理者的需要和优先考虑进行有效、透明和负责的治理很重要,但将援助和投资与无关经济标准的武断准则联系起来既不能促进人权,也不能促进繁荣。相形之下,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清楚地确立了收入与福利之间的密切关系。非洲在博尔达排名中前十名绩效最

佳者,有 8 名就人均收入而言也排在前十位,与有人经常提出的人的发展不一定取决于收入增长的说法恰恰相反。

报告促请非洲国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对人力资源和共公保健给予更多的关注,来自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报告具体描述了有关状况。关于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去年,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在任何其他地区都获得了更高的回报。该报告还发现,外国投资者首先希望在非洲国家看到开放、管理妥善的宏观环境;因此,秘书长的报告中关于非洲国家应创造有利的环境以吸引投资的建议是妥善的。

然而,《世界投资报告》还发现,几乎全部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都会陷入迅速开发自然资源。换句话说,如果两个非洲国家都拥有自然资源,例如石油或天然气,对外国投资者有当下的利益,环境更稳定者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投资。但那些没有商业上有利可图的自然资源的非洲国家,不管它们治理得如何成功,或宏观经济环境如何稳定,都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外国直接投资。由于这些国家往往是需要外国直接投资最迫切者,在供求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脱节,需要加以处理。为说明这一点,不妨注意,在整个非洲大陆,在各个地区都是发展动力的工业部门,主要由于缺乏投资,增长率由 1997 年的 3.8%降到 1998 年的 3.2%。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非洲经济委员会提醒我们,非洲要想减轻贫困,需由外部资源供资的需求缺口为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9%,这几乎与官方发展援助数额相等。在大多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缺口很少超过 2%到 3%。非洲的数字表明了非洲需求在性质上的不同;因此,净流入额的减少和外国兴趣的范围有限就更加令人不安。

关于公共保健,报告提到了爱滋病毒/爱滋病和疟疾带来的挑战,但或许同样没有说明非洲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 1999 年世界卫生报告》将非洲的疟疾描述为一个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而不仅仅是保健问题,报告还表示,由于疟疾给非洲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据估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因此,应当将其视

为发展不足的原因,而不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果断的国际行动消除疟疾可至少为非洲增加 1%的国内生产总值;这要远比例如就国防开支问题妄加评论来得更实际一些。

关于爱滋病,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非洲的最新数字为 5 400 万受感染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力发展报告》告诉我们,格拉克索·维尔卡姆制订的医疗成本已由每名患者每年 10 000 美元降至 3 000 美元,而这仍然是非洲人无力负担的。要想对所有 5 400 万非洲患者进行治疗,非洲大陆每年的开支将达到 1 620 亿美元。这笔钱从那里来?这就涉及到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在发展中世界的保健领域,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得不到重视和应用,还涉及到需要需要紧急采取创新的方式,尤其是在非洲资助这一研究的应用。

印度已尽其最大能力促进非洲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对与非洲的经济合作给予最高度优先考虑。我们与非洲技术合作的一项主要手段是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方案,到目前为止,在银行、外贸、水利和水资源、通讯、电子、卫星图象、农业、中小企业、软件、可再生能源等等领域,已培训了大约 20 000 非洲国民。有 15 000 多名非洲学生在印度留学。我们每年在我们最好的教育机构中提供 1 350 个培训名额,其中将近 60%为非洲人保留。该方案还在非洲开展一系列技术援助项目。在人权、选举活动、议会程序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的培训和相互合作也是我们之间多元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印度公司在非洲建立了合资企业,为非洲注入资本,提高其技术水平,促进其就业机会。印度工业大规模地参与了铁路部门等非洲基础设施的发展。 1998 年,我们为非洲设立了一个循环基金,以促进贸易、投资和技术分享,同时恢复我们与非洲的双边贸易,并在非洲的发展中投资。

非洲将继续是我们高度优先考虑的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它也将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优先考虑。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斯洛伐克外交国务秘书雅罗斯拉夫·赫莱博

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赫莱博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就你出色地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向荷兰表示祝贺。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纳米比亚共和国的代表,他有效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 8 月份的工作。

斯洛伐克欢迎荷兰建议及时召开这次关于非洲的重要会议,并认为这是朝着最终解决旷日持久的非洲问题迈出的大有希望的一步。

斯洛伐克热烈欢迎秘书长最近关于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进度报告,我们还感谢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齐鲁巴先生上周关于非洲局势的通报以及其他为帮助非洲谋求和平与发展进行的活动。

毫无疑问,非洲大陆近年来在争取稳定和繁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尽管有某些成就,非洲在新的千年前夕仍然面临着许多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威胁。不采取适当的做法,这些紧张局势就有可能迅速变为新的毁灭性的冲突。

对冲突作出及时的反应并加以和平解决,对于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显然,非洲与国际社会之间积极和有效的伙伴关系是防止和解决冲突并帮助非洲各国创造经济增长的环境的重要优先考虑之一。国际社会继续并增加援助,对于建立和加强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以便处理危机也很重要。但是,这不能取代非洲本身的责任。非洲必须显示谋求对问题作出政治而不是军事反应和致力于在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同时实行善政的原则的政治意愿。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领导人决心促进民主与法治,正如最近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 35 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所表明的。只有在善政的环境中,各国才能确保实现稳定与繁荣。

区域安排已形成国际社会在世界有关地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斯洛伐克欢迎并全力支持非洲和联合国在维持和平问题上加强合作与协调。维和行动继续在解决当前冲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应该承认非统组织、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解决几个非洲国家的具体争端和进行维和使命中发挥的重要

的作用。我们应该向它们提供必要的财力和物资。

在这方面,斯洛伐克赞赏西非经共体、特别是多哥总统的活动,这些活动导致签署了洛美和平协定,为塞拉利昂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还高度赞赏桑比亚总统的外交和调节努力,这些努力推动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签署停火协定,确保为恢复大湖区的和平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毫无疑问,恢复和平后,和平进程仍未完成,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援助也不能停止。没有充分的后续行动,持久的结果——持久和平与发展——就不能实现和得到维持。它需要维和行动明确和平稳地过渡到冲突后建立和平。应该解决并加强和解、重建和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所需各种因素,以便防止冲突死灰复燃。我认为,莫桑比克不仅解决了内部冲突,而且决心与非洲大陆冲突的一个最广泛传播的瘟疫——杀伤人员地雷作斗争,从而树立了宝贵的榜样。

斯洛伐克自 1993 年 1 月作为独立国家成立以来,参加了非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已有近 3 000 名斯洛伐克维和人员在联合国旗下在维和特派团中服务。在非洲大陆,斯洛伐克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在安哥拉、卢旺达、乌干达-卢旺达边界地区、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特派团。此外,斯洛伐克准备派遣 150 人组成的工程股参加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的排雷活动,最近还表示准备派遣斯洛伐克维和人员参加联合国可能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建立的特派团。就人均部队人数而言,斯洛伐克属于主要部队派遣国。

此外,为了加强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能力,斯洛伐克准备对这一努力作出贡献,提供斯洛伐克维持和平行动训练中心的设施,特别是为工程股提供训练。

我们认为,杀伤人员地雷问题为受影响地区冲突后重建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负担。斯洛伐克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承诺不仅体现在今年批准《渥太华公约》,而且体现在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排雷活动。斯洛伐克准备在这方面继续提供自己的技术、专长和设备。

具体局势要求实施具体的措施,包括安全理事会实行的制裁。实行制裁可以用

作强制执行措施,但最好应作为预防措施。我们也同样认为,需要更好确定制裁的目标以便确保制裁达到目的,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应特别关注武器禁运,因为武器禁运可以成为防止非法武器和有关物资流入非洲冲突或紧张地区的重要工具。因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切现有措施,除其他外,通过确定武器流动的来源,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武器禁运。

违反武器禁运的不幸例子发生在安哥拉。在该国,联合国维和行动失败,国际社会的努力也因为继续向安盟供应武器而未能成功。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违反安全理事会制裁的大多数是非洲以外的国家,其中某些国家甚至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贡献的国家。斯洛伐克坚定恪守安全理事会所有决定,包括关于制裁的决定。作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货物及技术的出口管制的瓦塞纳尔安排未来的主席,斯洛伐克将对该安排的有效运作作出贡献,从而加强国际与区域稳定。

我们认为同非洲国家建立和加强紧密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全力支持欧洲联盟明年与非洲国家举行首脑会议的打算。我们将造成芬兰代表在本次辩论晚些时候阐述的欧盟的立场。

斯洛伐克赞赏与非洲国家传统的良好关系和相互合作。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我们将继续增进我们同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以便帮助非洲建立未来。斯洛伐克准备随时为国际间的努力作出贡献,对非洲的需要作出积极和建设性的反应,促进这一美丽大陆的和平、可持续发展、人权和善政。为了这一崇高任务,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确定适当的手段和足够的资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洛伐克外交国务秘书对我和我的前任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苏丹共和国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奥斯曼·伊斯梅尔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伊斯梅尔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想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本月的活动和国际会议是如此繁多。我们还想感谢你就国际社会当今持续

关心和感兴趣的许多问题举行了如此之多的公开辩论。我们还要赞赏和感谢秘书长提出关于执行有关非洲境内冲突主要起因建议的进度报告。

我国代表团认真研究了载于文件 S/1999/1008 中的秘书长报告。我们想作以下简短评论,希望它们对讨论起到推动作用。

报告第 2 段说

> “安全理事会设立其本身的特设工作组来审查报告内关于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工作组拟订了一些具体建议,以便对下列方面采取行动:(a) 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领域支持各项区域和分区域倡议;(b) 建立一个国际机制以协助收容国政府维持难民营的安全和中立性质;(c) 提高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d) 加强安全理事会强制实施的武器禁运制度的效力。”

在这方面,我们想感谢安理会有兴趣设立特设工作组来研究和提交有关上述问题的建议。我们希望在秘书长后续报告中看到这些建议的案文。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一报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非安理会成员国的观点,尤其是那些早些时候在有关非洲境内冲突起因辩论中发表的意见,和那些对制裁制度及区域组织作用问题和其他问题含有宝贵思想的意见。

至于针对性制裁部分,秘书长报告提到非政府组织所作的努力以及某些国家组织就这一专题举办的讨论会。正如报告第 12 段中提到的,秘书处向这一讨论会提供了技术支助。

在这一方面,我们想重申,必须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对制裁的意见,因为归根结底,它们是直接有关者。在这方面,报告没有考虑到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和平议程”的决议。

至于非法贩运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流通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回顾,必须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通过建立一个机制和有效监督,制止叛乱分子和匪帮获得这些武器。

至于关于查明国际军火商的报告第 18 段,我们认为最好是查明制造和出口企业

以及它们的出口途径,以便为制订控制这种武器的制造、出口及贸易的国际制度奠定基础。

去年,当秘书长提出了他的第一份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当时他提到了这些冲突的许多起因。其中包括殖民主义遗留下的问题、经济原因和其他导致这些冲突发生和继续的外部原因。他还强调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想提到秘书长 9 月 25 日发表的后续报告的第 102 段,其中提到苏丹南部的冲突。请允许我指出,人人知道在我国南部发生了不间断的冲突。这是殖民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危机之一。军阀和叛乱分子煽起了冲突的火焰,这一冲突现在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

本政府自执政以来,为在南部实现和平已进行了认真、不懈的努力。它欢迎在这方面的一切调停和倡议。它也接受了《原则宣言》,作为它与叛乱分子在政府间抗旱和发展管理局(抗旱和发展局)范围内进行谈判的基础。它最近宣布了一项全面停火,以便为和平作准备,并重申它承诺为受战争破坏地区的所有公民提供基本人权。

今天在这一讲坛上,我宣布——而且我今晚将在对大会的发言中重复这一宣布——苏丹政府愿意对整个苏丹南部地区宣布永久停火。如果叛乱分子接受这一停火,我们将请有关组织将交战各方分隔,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监督停火,并使抗旱和发展局的主动行动能够成功实现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叛乱分子拒绝了这一停火,正在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并杀害救济人员。去年 4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四名工作人员被杀害这一事件我们还记忆犹新——它受到了国际社会和秘书长的谴责。

我们从这一讲坛上呼吁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向叛乱分子施加压力,以使其加入和平进程,并通过类似针对安哥拉叛乱分子萨文比那样的制裁。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宣布萨文比为战犯。

秘书长这一报告强调了社会经济发展在解决冲突起因方面的重要性。然而,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给予的重视还不够。援助并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也没有向恢复、发展和重建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想重申,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就为冲突的恢复敞开了大门。

毫无疑问,经验已表明,在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过渡期间急需重视社会经济发展。不需要等待全面和平。发展在带来这种和平方面将发挥配角作用。

我感兴趣地注意到加拿大外交部长所作的发言,其中提到我国。我感谢他对苏丹事务的兴趣,我必须在结束发言前谈一谈他对我国奴隶贸易的说法,这种说法的确是突然和令人吃惊的。

加拿大几乎是在安理会对苏丹进行这种指控的唯一国家。加拿大在苏丹没有驻地外交代表,近年来未向我国派出正式代表团来调查事实。我还提及,我国是 50 多个外国外交代表团,包括 20 个阿拉伯和 10 个欧洲使馆,一个欧洲联盟驻地特使和同样数目非洲和亚洲使馆的东道国。

阿拉伯联盟部长理事会这个月在开罗举行了会议,调查某些嫌疑组织,如基督教团结国际对我国发起的误导性恶意媒体宣传运动,以及有关苏丹奴隶贸易的谎言和指控。基督教团结国际是力图在苏丹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中间挑起派别冲突,并煽动仇恨的组织。安理会已经一致决定这场误导性宣传运动旨在摧毁苏丹的形象,破坏该国稳定并引起派别冲突。安理会要求反对这场运动。该决议的一份复件已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成员们知道,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建议撤消基督教团结国际咨商地位的决议,因为该组织做法过份,违反指导其与联合国关系的规则。

欧洲联盟成员今年 3 月在日内瓦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苏丹人权局势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赞扬我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未提及有关奴隶贸易的指控。该草案提及苏丹一些遥远区域有时爆发水、牧场和农田问题部落冲突时发生的绑架,不管有关部落的种族异同。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克服和消除的现象。在这方面,我提请安

理会注意今年 7 月在喀土穆举行了一个制止和防止这种冲突方式和手段问题讲习班。某些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民间社会和政府领导人参加了这个讲习班。该讲习班的建议已得到我国政府执行并提交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苏丹政府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些指控。我们认为奴隶贸易是十恶不赦的危害人类罪,可怕地违反所有价值观念和所有启示宗教。1998 年苏丹《宪法》第 20 条规定每个人根据法律具有生命、自由、人身安全、尊严和荣誉的权利。人有自由,不得奴役或强迫劳动、污辱或施以酷刑。1991 年苏丹《刑法典》第 163 条规定对企图强迫他人劳动的所有人处以监禁和罚款。

在一些欧洲首都出现这种指控后,我在喀土穆会见了欧洲大使,请他们提供他们所有的关于我国有这种做法的任何资料。他们都否认他们有任何这种资料,否认这种做法在苏丹存在。在有人重复这种指控时,我们呼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通过其出席本次会议的秘书长派遣一个事实调查团来搜集这种奴隶贸易指控议题的资料。

我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来自据称存在这种做法的我国南方的几十名高级官员怎么都不知道这种情况?这些官员包括副总统,南方基督徒;四位联邦部长,包括部长理事会唯一的妇女,身为劳工与人道主义事务部长的南方基督徒;副外交部长,圣公会主教;60 多位联邦议员;10 个南方州的所有州长和部长;几百名军队和民警高级官员;学术界人士;大使和外交官。苏丹驻罗马、奥斯陆、波恩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都是来自苏丹南方的基督徒,几十名其它外交官也是。甚至驻渥太华代表团副团长也是南方基督徒。

苏丹南部的悲惨战争是叛乱运动拒绝多次停火造成的。这场战争使该区域一半以上人口流离到北方,尤其是所有外交使团及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办事处所在的喀土穆。任何在我国生活或访问过的人都知道所有宗教和种族群体在那里和平共处。基督徒和穆斯林人,南方人和北方人都有平等待遇。许多访问过我国的高级人士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官员都可保证这点。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非统组织秘书长,他今天

和我们在一起,他访问了苏丹南方及其首府朱巴。他是那里所有居民和平共处的见证人。

我请加拿大的部长只给我一个被奴役的人的名字,以及那些买下这个人的奴隶主的名字。

鉴于加拿大外交部长在发言中对我国提出的指控极为严重,并考虑到加拿大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而这件事会严重损害苏丹的声誉,破坏苏丹人民的形象,我请加拿大政府派遣一个调查团,以便证实这种指控的虚假,恢复对我国的尊重。

这一严重现象如果在任何社会里发现了,那将是对这一社会的最严重侮辱。我们不能通过媒体的渲染或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来对待这类事,而是要通过密切合作来消除这种情况。对于相信这一作法或这一现象还在苏丹领土上存在的任何国家或组织,苏丹的门是敞开着的。我国完全愿意为与这一现象作斗争而合作。让我重申,我们欢迎加拿大代表团为此访问苏丹。我们并再次请安全理事会派遣调查团,来调查美国对希法制药厂袭击的情况。我们希望加拿大能够对主持公正价值及原则树立榜样,支持这一要求。

最后,鉴于最近由于反对苏丹的人的煽动而对我国提出指控的严重性,让我重申,苏丹完全不反对接待联合国及欧洲联盟、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或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特派团来调查对苏丹提出的有关奴隶贸易的指控。我们完全愿意也准备与这样的特派团合作,积极地处理该团所得出的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外交部长雅克·博丹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博丹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之不愧地当选为主席。我们塞内加尔特别重视这件事,因为我们了解你,当然也了解贵国。

和平、安全、政治稳定、民主法制以及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塞内加尔及其国家首脑阿卜杜·迪乌夫总统坚定地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并以此作为我们选择和确定外交政策方向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报告(S/1999/1008)的高质量,并且高兴地看到了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关和机构就秘书长上一次的报告(S/1998/318)中所载的各项建议所开展的值得称赞的后续工作。我们并欢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博士在这一论坛上就非洲局势所作的重要讲话。

继续审议非洲冲突的潜在根源是我们最首要的工作,因为非洲大陆的局势发展非常迅速。除了至今还在继续的常规冲突以外,现在又有了新种类的冲突;这是新一代更加复杂的冲突形势,冲突的对手也是新的,其根源在于国内的矛盾。这后一种冲突的实例有:反对与执政派之间违背民主体制的规则,并违背法定的宪定秩序展开自相残杀的政治斗争,而民兵者介于两派之间;从简单的物资或财政要求开始,转变成政治要求的国家武装部队一些派别的叛乱;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血缘化;与身份特征有关冲突的升级;以及由于在控制武装的族裔帮派,特别是在难民营里的帮派冲突遇到困难所造成的问题。

我还必须指出一些国家企图修改其边界政策及其与邻国关系的危险行为。改变边界就威胁到了坚决不触动移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边界这项原则。

由于在边界防守松懈的非洲大陆大量增加了帮派活动,非法贩运毒品及精神药物,不受控制的往返贩运武器,特别是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使得这些冲突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显然,无法全面地例举这些事项,因为对于紧张局势根源有很多的解释,而冲突又很多,很复杂,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秘书长在其建议中考虑到了非洲局势的独特性质。我国代表团并且也很高兴安全理事会已作出决定:加强其对区域和分区域倡议的支持,以便防止、控制和解决非洲的危机;对东道国政府建立一种支助性机制,使其能够维持难民营的安全与中立性;并加强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

关于在非统组织内部根据联合国目前使用的模式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并加强非

统组织冲突控制中心的安全理事会第 1197(1998)号决议的条款必须在得到必要资源的情况下得以实施。同样的,还应当向联合国用于这一目的托管基金以及非统组织和平基金提供捐助。在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之间,以及联合国与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等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也应当大大加强。

尽管维护难民营的安全及公民和人道主义性质的主要责任在于东道国,国际社会也有责任援助各国执行这一任务,而最重要的是为财政与后勤能力有限非洲国家承担这方面的大部分费用。

为此目的,考虑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任务和责任的巨大和复杂,我国希望呼吁我们的发展伙伴大幅度增加供难民专员办事处使用的资源。我国积极参加了西非经共体暂停进口、出口和生产小型武器的规定的通过,我们继续准备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并促进建立适当的区域和分区域登记册。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将会对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决定的非统组织小型武器问题区域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应同样重视冲突后建立和平。有多少我们本来已经认为解决的危机又再次出现,这是因为没有大力支持各国政府建立和平和重建被破坏的事物。如果要讲真情的话,那可以说,冲突后管理继续是我们的联合行动的弱点之一。例如,很难理解的是,在涉及援助、资金提供或债务处理等问题时,对待刚脱离冲突的国家的做法是例行公事的。它们应得到特殊对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先决条件,以确保为重建、战斗员重返社会和民族和解而用出的努力获得成功。

我还赞扬秘书长建议成立一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成的小组,以研究为那些处于冲突后局势的国家,或那些难以承受由于其区域的不稳定而造成的难民潮的国家建立特别支助机制。在这个范围内,极其重要的是考虑到儿童士兵的情况。

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在大会审查秘书长的报告中的经济和社会性质的建议的后

续行动问题时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尽管如此,我想强调我们各国所面临的严重发展困难。鉴于官方发展援助大幅度下降、向非洲的资金流动的低水平—大约占全球资金流动总额的 3%—使不稳定的和持续下降的出口收入更加减少的难以承受的债务和偿债负担、以及使非洲出口难以进入世界市场的很多障碍,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必要加强它们对非洲大陆的支持,并为正在进行经济和政治双重改革的非洲国家作出非常的努力。

最后,我想再次真诚感谢我们的伙伴和朋友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为支持我们在非洲的维持和平和冲突管理努力而采取的联合行动。由于它们的合作,以及由于日本和其他友好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成功地培训了数以千计的维持和平部队士兵,并改进和增加了我们的后勤资源。由于非洲国家的承诺和我们合作伙伴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我们分区域国家的武装部队中组织了联合军事演习,以便为今后的可能危机进行训练。

美国的对非洲的危机作出反应行动,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为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而采取的三方行动(其英文缩写为 RECAMP)使非洲国家增强了参与维持和平行动和危机预防与管理的能力。我们正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并在与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合作下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安理会知道,塞内加尔自从其独立以来一直在为联合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派遣部队。我们决心继续进行与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出色合作,以便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非洲人的愿望如此坚定,国际社会必须迅速和有效的采取行动。虽然由于每个人都知道的关于非洲问题的事实,我们深信有这种需要,但一些人必须超越仅仅是作出习惯性反应,即提出这些问题,而没有寻求适当解决办法的任何真正意愿。

我几乎说完了,但不断想起作学生时的一些记忆。特别是其中一个记忆不断出现,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一直在想它意味着什么。它使我想起法国革命时的一个伟大演说家米拉博的一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为一切事辩护——但无法

为前后不一贯的行为辩护。我希望,在二十世纪接近结束时,我们可以共同思考这个真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共和国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莫桑比克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长莱昂纳多·桑托斯·西芒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芒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先生,让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并向你的前任纳米比亚常驻代表致以应得的敬意,他在 8 月期间勤奋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先生,我还想感谢你举行这个关于非洲局势的辩论。在我们接近新的千年时,我们认为,现在就我们大陆所面对的情况和挑战进行思考是非常合时的。我感谢对我国说了善意和鼓励的话的所有国家。

人们都知道非洲是对世界科学进步作出贡献的古代文明的摇篮。它还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这些积极方面逐渐由于一些对该大陆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而受到破坏。殖民主义遗产、贫穷、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以及债务负担是阻碍非洲实现和平和经济及政治稳定的主要障碍。

然而,我们自豪地指出,非洲国家,包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国家正在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例如采纳多党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我们认为这表明非洲致力于解决本身的问题,谋求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稳定以及该大陆各国人民的福利。

在承认我们大陆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掌握的同时,我们坚决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提供必要的支持以确保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能够继续下去。非洲仍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国际社会必需采取切实步骤,辅助非洲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努力,从而让该大陆被充分纳入世界经济。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必须扭转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下降的情况,提供债务减免和取消,减轻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影响,同时让非洲货物进入世界市场。《1999 年联合国人的发展报告》中载有关于非洲各国的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

遗憾的是,非洲的冲突继续引起我们在该大陆上的所有人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关注。我们都参与寻找解决这些正破坏非洲各国发展的冲突的办法。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南部非洲所关注的仍然是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和平就不会有稳定或发展。

对安哥拉的局势,我们对由于安盟造成的战争恢复深感遗憾,安盟不让安哥拉得到早应实现及理所应得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必须加强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安盟实行的制裁,以迫使萨文比先生遵守第 864(1993)、 1127(1997)和 1173(1998)号决议。还迫切需要保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减轻安哥拉人民的困境并避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我们要赞扬加拿大的罗伯特·福勒大使主持的安全理事会第 864(1993)号决议成立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该委员会建议采取有效措施以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安盟实行的制裁。我们鼓励该委员会继续其工作。

维持和平与安全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然而,各种区域安排也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必竟在南部非洲共同体的特殊情况中,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不稳定也影响到整个区域。考虑到这一点,南部非洲共同体各国准备与联合国合作监督对安盟的制裁的执行。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以及实际上整个国际社会旨在实现安哥拉持久和平的努力。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随着卷入冲突各方签署《卢萨卡和平协定》而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然而,该协定的缓慢执行,引起对整个区域的严重关切。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切实措施以确保有效的停火。为此,尽早和及时地部署具有《宪章》第七章适当授权及拥有足够人力和资源的维持和平部队,是实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措施。所有南部非洲共同体国家以及实际上很多非洲和其他国家,都准备为此维持和平使命提供部队。

我们希望,不要象其他地区的前几次一样,解决安全问题将不会成为部署维持和平部队的先决条件。我们感到关注的是,安全理事会的逐步办法,会危害《卢萨卡议

定书》的顺利执行。

遗憾的是,只要国际社会面对为解决非洲冲突而采取行动时,总是会提出费用的问题。费用这不应成为一种决定因素,因为它在处理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时从未成为决定因素。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南部非洲共同体所建议的是同联合国之间的牢固和有条理的伙伴关系,以保障《卢萨卡议定书》的执行。

非洲已多次表明它潜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本大陆的组织即非洲统一组织一直参与寻找解决摧毁该大陆的很多冲突的办法。非洲通过非统组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中心机构,确实能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象南部非洲共同体政治防御和安全机构这样的类似区域机制以及西非经共体和其他区域机制,也能够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我们需要的是给予这些安排充足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便它们也能够在非洲展开和参加维持和平使命。我们呼吁联合国同非洲密切合作,以加强非洲承担其帮助维持非洲内部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能力。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数量充足的必要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

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成功将由它在世界上各大陆最不发达地区取得的成功程度来判断。我们将一道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莫桑比克共和国外交及合作部长对我及我的前任所讲的客气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加纳共和国外交部长尊敬的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阁下。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贝霍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高兴并荣幸地参加安全理事会这次关于非洲局势的关键辩论,我首先谨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向你及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热情致意。

我还必须高度赞扬秘书长关于他以前报告(S/1998/318)所建议执行情况的全面进度报告(S/1999/1008),该报告突出了需要在解决非洲面临的问题时所处理的关键问题。

证明非洲在遇到有关该大陆和平与安全的挑战时愿意以自己的力量去应付的问题,由在我前面的所有发言者充分证实。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昨天在安理会中所作的关于在阿尔及尔和苏尔特举行非统组织的两次首脑会议的发言,以及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所作的发言,也都描述了非洲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使下一千年成为该大陆和平与稳定的千年的决心。

正如前面的发言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也就没有发展。因此我的贡献将是强调某些已经阐明的要点并就安理会如何帮助非洲提出建议。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我将直接了当地阐明问题,并试图避免重复某些要点,我的同行已经付出了比我所能付出的更多精力阐明了这些要点。

《宪章》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终责任交给了本机构,而非洲大陆绝望地在冲突的痛苦中挣扎。通过举行本辩论,安理会本身承认它必须在改善这一环境,促进世界该地区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安理会必须对维持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全部责任。因此非洲的区域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和其他努力并不能成为安全理事会推卸其对非洲国家责任的借口。

我们必须在西非承担这种责任,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感到有责任面对和控制这些冲突,还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反应近来不是听不到便是比较冷淡,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是反应不够,或来得太迟。我国政府相信,安理会有责任不支吾搪塞或带着矛盾心理地维持和平,这一点必须坚持和强调。

在这一方面,我愿重申我上星期在大会阐明的要点:现在已到了国际社会,像在其余地区确保和平时所作的那样,在非洲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内已经看到,国际社会在短时期内在科索沃和东帝汶愿意并能够调动资源。我对这种努力表示高兴,并对参与国家表示祝贺。因此非洲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对非洲的

悲剧作出同样的调度,以打消人们存有的歧视或不公平的看法。

如果本次辩论中对非洲的安慰、支持和声援支持有一半转化成承诺的话,我们将少花许多时间对我们大陆的苦难表示哀叹。我认为,非洲的情况与其说是需要就生命和军事部署方面提供繁重的援助,不如说是需要冲突后的管理。事实上,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阐明的那样,非洲冲突的许多原因在于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困难的社会经济局势。因此在认真地解决贫困问题之前,将不存在和平与安全。我们不得不指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目标,需要完整的解决办法,甚至在已经具有和平和安全的狭隘范围之外的地区也是如此。尽管我们赞赏发达国家对促进非洲维持和平努力所提供的援助,以我之见,应该对此进行协调,以避免并行的机构竞相吸引注意力,从而浪费资源。

国际社会还必须支持在西非制止非法贩运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努力。我国政府意识到了有必要解决武器在我们地区扩散的严重问题和迫使儿童参与武装冲突的有关问题,打算立即与加拿大政府一起主办分区讲习班,其目的是进一步推动马里禁止武器贩运并建立一个使儿童免于沦入冲突的框架。我们期待国际社会对这一即将进行的活动提供支持,尤其是安理会成员国对此提供支持。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呼吁有关国家——其公司和国民支持供应武器和提供军事冒险家或雇佣兵以便参与争夺钻石和类似资源——援助这些旨在制止这一趋势的崇高的区域努力。

非洲承认它有责任采取步骤创造有利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健全的治国之道、承担责任和缓解贫困的措施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秘书长的报告承认了非洲国家在这一方向的努力。因此,为了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和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纳外交部长对我的赞美之辞。

我名单上另一发言者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多尔达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和你们国家的代表团在本月主持安理会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本月安理会活动

实在是太丰富了。

本月我们已两度看到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而且我们希望它不会倒退回去,关起门来举行会议,象是它在策划某种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东西那样。安理会代表国际社会行事,至少从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

我还要对纳米比亚代表安贾巴大使上个月成功地主持安理会向他表示祝贺。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他在他的职权和工作范围内单独一人代表非洲并尽可能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在这一会议发言的人已经阐明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将作一个简短的发言,而且不重复已经说过内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将不详细讨论对它所属的非洲大陆已经作了什么工作。我们国家认为,在非洲所作的一切——无论是在争取解放和避免被侵占的斗争期间所做的工作,还是在重建和发展领域所作的工作,或是在制止所有冲突领域的流血或使非洲作好进入下一个统一世纪的准备和走上恢复道路的过程中所作的工作——均是它应尽的责任。这些行动是为我们日常行动所采取的而且是我们所承担责任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类会议上,有些人找到了机会,继续令生恶地提醒非洲它们已向非洲大陆提供或在非洲花费的东西。有人不断地提醒我们,说我们得感谢这些国家,而且它们并无它意只想要非洲投它们一票,我们非洲人对此感到很不满意。如果不再有人要求我们谢恩的话,我们会快乐一些。这种情况刺伤了我们的感情和损害了我们的尊严,尤其是我们没有忘记,从我们这儿剥夺走的东西是难以补偿的。

令非洲感到不安的是,联合国和富有的强国给非洲的只是空谈。然而,我们看到它们在涉及其他区域时却采取了激烈行动,花钱毫无节制。更有甚者,非洲国家还被迫为这项开支付款,唯恐被剥夺投票权。著名的例子不甚枚举。秘书长已在昨天的会议上提及其中的一些例子。

秘书长按其职权范围履行了其职责。他派出了特使和代表,并建立了特设小组。他提交了报告并提出了建议乃至要求。但他无法无权颁发决议。

联合国曾撤离索马里并让它沉没在冲突之中,逐渐被人遗忘。索马里人民正在遭到屠杀并被迫流离失所,其领土正在被分割。除了向顽固的交战各方提供武器弹药外,安哥拉也被抛弃。在涉及大湖区、非洲之角和西非问题时,联合国在哪里,当然,联合国代表及其报告除外?安理会从未通过任何对这些地方具有实际影响的决议。

非洲的创伤不能靠良好的意愿、发言、公开辩论,甚至也不能靠非公开会议来愈合。非洲期望联合国就这些紧迫和长期的问题采取具体行动。让我简短的谈谈这些行动。

第一,就冲突而言,联合国应该核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通过非洲各国的调解努力所作的研究和决定。这样做应根据非统组织通过的方案,而不作任何重大实质性修改。在区域冲突中,安理会就是这样通过发生冲突的地域集团向其提交的决议草案的。联合国还应为执行这些决议提供必要资金。

第二,就健康问题而言,应该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主持下,并在世界卫生组织监督下,设立一项治疗、预防和认识艾滋病的紧迫国际方案。该疾病危及整个大陆,必须通过一项国际行动计划迅速加以处理。联合国还应通过一项类似的防止虐疾和其他流行病的国际方案。除联合国外,各国和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各基金、公司和个人也应为这项人道主义工作作出财政和实物贡献。

第三,谈到民主问题,我要指出,这个词的含义根据其希腊词源,是人民治国。人民有权力管理自己。的确,这是他们的义务。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权将其自己的民主方式强加给非洲。为了实现民主,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客观因素:即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因素。有些因素已成为历史,有的今天则依然相关。绝对没有人怀疑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当我们试图把一个特定模式强加给社会时,无论这个模式从历史或现实角度对社会多么陌生,就出现了分歧。

忽视社会的文化和历史发展水平及程度意味着忽视现实和构成这些社会特点的客观因素。试图使现实适合某种预制的模式就相当于强迫某人穿为他人定制的服装。如果我们要回顾大多数工业社会或所谓民主国家仅几十年前发生的情况,我们

就会认识到,经历了本世纪两次最大的战争而幸存的那几代人不知道甚至没有预见到现存的自由和权利。

仅在不久前,将军们还统治着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实行多党制度或议会民主的尝试是非洲国家发生许多冲突的原因之一。在非洲,隶属于一个部落或宗教派别比隶属于一个政党从属学术或政治组织都强大得多。非洲的政党——在索马里、卢旺达和发生内部或区域冲突的其他国家——均由部落、宗教派别或地域集团组成。

因此,如果联合国愿帮助非洲建立民主,则他可以做以下的事情:第一,不强加某种特定民主模式,并尊重人民的选择、其历史、其特点及其发展水平;第二,申明采取的任何方案都必须在地方和中央一级保证自由、法治、权利和按人民自由选择轮流当政;第三,邀请所有会员国尊重这些要素,并在不强加任何方案或条件情况下同非洲各国和其它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交往;另外,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绝不能强加任何条件,破坏人民的自治选择。

第四,就发展问题而言,应该采取以下步骤。第一,应该取消非洲的债务。第二,应该设立一个国际技术培训方案。第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必须编制有关农业项目的研究报告,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和农业生产。非洲将通过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这些项目作出贡献,并由国际投资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知识。

第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必须制定有关制造基本商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工业项目的研究报告,非洲将再次提供原材料和人力资源,并由国际投资公司以对各方均适用的公平方式提供资金和技术知识。

第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为铁路和公路等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筹措经费,并开发港口系统和电网。第六,应该支持现有的经济集团和苏尔特非洲特别首脑会议决定建立的经济体制。

第七,放弃市场经济制度。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符合现行经济理论的经济或市场。我们也必须放弃货币基金组织陈旧的政策,它们设立和向所有国家推销这些政

策,不作任何考虑或区别。

第八,安全理事会绝不能应某些国家的压力而通过决议,实行制裁,它必须结束这种制裁,如对我国。我国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非洲需要具体行动来帮助它治疗创伤,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我们希望这次讨论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不再拖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让我有此机会在本机构上发言。

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的发言。把他的发言同秘书长的发言放在一起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非洲当今的局势。

上星期,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开始时,秘书长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尖锐地提出了在冲突地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下面这段话中有他向联合国提出的许多挑战中的一项挑战:

> "在我们寻求办法同古老的敌人战争与贫困作斗争时,只有我们大家使本组织适应一个有新的行动者、新的责任和实现和平与进步的新的可能性的世界,我们才能成功。"(A/54/PV.4)

秘书长的这一整篇发言值得在一个不同的论坛上认真讨论。他提出了对本组织的工作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同这次有关非洲冲突的公开会议有关系。

今天我们在这里评估秘书长发表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以来的事态发展。这是一份杰出的报告,因为它以整体的方式探讨非洲冲突的起因,为冲突的预防、管理和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方针。

我们认为,这些指导方针能对非洲国家行使主权,重新发现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有意义的作用,决定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使非洲摆脱冲突的祸害的努力作出深刻的贡献。我国代表团愿再次表示,我们支持代表非统组织所作的发言以及其

他的发言。

象我国这样曾在联合国的帮助和支持下为争取自由和反对殖民统治而进行过斗争的非洲国家认为,多边机构必须提供论坛,让国际社会能够继续辩论阐明和推进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积极方法。我们注意到这次辩论在新千年的前夕进行,我们促请它具体阐明加强非洲和平、安全与发展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

在赞赏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继续受理非洲和平与安全事项的同时,我们认为,在大会上进行同样的辩论能丰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集体智慧。我们进一步赞扬安全理事会审议秘书长的报告,最终导致安理会通过第 1197(1998)号决议,具体指出需要加强的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领域,以便非统组织能为联合国争取实现非洲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发挥更好的支助作用。

我们同样赞赏的是,秘书长的报告已导致 1998 年 12 月通过大会第 53/92 号决议。最重要的是,我们坚决支持建立一个后续机构执行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的设想。这是一个大胆、有意义和以行动为方向的步骤,它超出了简单声明的范围。它发出了一个早就应该发出的积极信息,即联合国确实准备在这一重要问题上采取行动。

尽管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决议给有关非洲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辩论带来的势头,但是我们仍然失望地注意到,没有多少行动来保持这一势头和建立一个大会不限成员名额的特设工作组来监督第 53/92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特别是执行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联合国和会员国必须重新努力,执行第 53/92 号决议的规定。我们主要由于缺乏政治意愿而在这方面无行动,表明了继续阻碍联合国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不能让这种缺乏政治意愿的状况继续阻碍联合国在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而阻止联合国更加贴近它应该服务的人民。

虽然联合国继续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组织,但我们非洲国家要宣布,我们准备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要

巩固我们的微薄成就,提高我们至今所作出的各项决定的权威,我们就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支持。

正因为如此,上星期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的多数领导人,包括姆贝基总统,都强调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治理体制的重要性,这将反映在多边机构的改组中,其中包括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

南非认为,和平与发展两者间有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要求我们以综合方针处理冲突预防、解决和管理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赞扬所有主张非洲发展的全球性努力和进一步动员国际社会支持本大陆的努力,特别是带动联合国系统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在一个协调的架构内支持非洲发展。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业的继续支持对非洲国家为可持续发展和改组非洲国家经济以改善其经济状况创造一有利环境的努力极端重要。秘书长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在关于非洲冲突起因的报告(S/1998/318)第 5 段中写道:

> “由于未能避免这些巨大的人类悲剧,非洲领导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都辜负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期望。我们辜负了他们,因为我们……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保证和平;一再无法为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非洲近年来的现实。所有有关方面必须诚实地和积极地面对这一现实,唯其如此,非洲人民才能享有他们所寻求和应该得到的人类安全与经济机会。”

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经历是,联合国对非洲冲突局势没有作出及时和果断的反应;这导致人们对联合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联合国在诸如科索沃和其他地方的迅速介入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联合国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悲惨局势等非洲冲突没有以同样的热情作出积极的反应。安全理事会迫切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必要的维持和平部队,以使和平进程能够得到巩固。在非洲－以及在其他地方－目前正出现一种危险的想法,即联合国正日益放弃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将它留给各区域安排去处理。无需指出,极端重要的是,联合国应改善其应付冲突局势方面的情况。联合国有义务使自己成为世

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真正不偏不倚的对话者与和平缔造者。

国际社会往往等到冲突演变成暴力甚至战争之后，才通过代价高昂的维持和平行动来进行干预。这一趋势不再是一种可取的干预办法。人们要求联合国参与防止在被冲突困扰的国家爆发敌对行动，或者在战争之后整顿局面，这对这个组织来说是一项困难和耗费巨大的任务。在这方面，维持和平行动正成为冻结冲突、使分化长期存在以及使及时解决冲突更为困难的工具。所有施行暴力的人只需耐心等到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撤离冲突地区之后，就可以重新相互交火。

我国代表团已经指出，我们期待着举行一场辩论，导致采取具体步骤，为我们的活动提供情况，以加强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秘书长的报告印发十八个月之后，我们必定会注意到，这已经成为一种更加具体的东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份报告尚未被遗忘。我们认识到，给报告注入更多活力的任务是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完成。然而，我们希望，通过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向前迈出一小步，满足以不同方式评价和审查联合国在解决冲突中可以采取的措施的需要。

下午1时5分会议暂停